

诡话连篇

GUIHUALIANPIAN

小妖尤尤◆著

风靡全国百所院校的惊悚经典

校北夜谭



珠海出版社

诡话连篇

GUJIEU LIANPIAN

小妖尤尤◎著

风靡全国百所高校的惊悚经典

校北夜谭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校北夜谭/小妖尤尤著.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10. 7

(诡话连篇·第1辑)

ISBN 978-7-5453-0385-8

I. ①校… II. ①小…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04533号

诡话连篇·校北夜谭

小妖尤尤 著

策 划: 光 南

责任编辑: 帅 云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楼

电 话: 0756-2639330 邮政编码: 519000

网 址: www.zhcbbs.net

E-mail: zhcbbs@zhcbbs.net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张: 23.25 字数: 480千字

版 次: 2010年7月第1版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3-0385-8

定 价: 50.40元 (全三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Chapter 1	哭泣的隧道	001
	理智和情感剑弩拔张,“会”和“不会” 扭打成一根悲凉的麻花。	
Chapter 2	情流感	021
	她信吗? 她若信他是骗子, 那么他 承认“自己是骗子”就是在骗她, 那么他就不是骗子……	
Chapter 3	小龙人	039
	我知道写这样的信是十分愚蠢的事 情, 可我无法控制, 仿若着了魔、 中了邪、仿若被鬼附了身。	
Chapter 4	寻人奇事	061
	他笑着, 越写越兴奋, 又一场有趣 的游戏就要开始了, 不是吗?	
Chapter 5	第五个人	083
	“不要追究, 因为这是领队的责任。”	
Chapter 6	鬼脸	097
	这是我有生以来, 看到的最像鬼脸 的鬼脸了。	
Chapter 7	死错人	111
	如果可以, 我真希望自己永远也不 要醒来。	
Chapter 8	会传染的恐惧	135
	后来, 她又从他最大的苦恼, 变成 了他最深的恐惧。	
Chapter 9	余光症	151
	不要忽视自己的余光, 那样很危险。	

目

录

Chapter 10 封印之魔 167

原来，很多友情，都是从这种时刻开始的。

Chapter 11 迷尸的爱 187

他说，这个世界上，他最爱的是她母亲。

Chapter 12 死于重阳 197

我的爱情，死于重阳。

Chapter 13 洗衣机之墓 209

那一刻，我明白了董小弦话里的真正的含义。

Chapter 14 钱先生杀人事件 219

那一刻我赫然想起钱先生的话——你身边可能有人要杀你——原来他是一片好意。

Chapter 15 游客 8384 229

其实那些罪恶滔天的人，在最初的时候，都不是故意的……

Chapter 1 哭泣的隧道

理智和情感剑拔弩张，“会”和“不会”扭打成一根悲凉的麻花。

【1】

如果我没有爱上唐方，就不会搬到他的对门去住；如果没有搬到他对门住，就不必每天上下班都开车路过那条昏暗冗长的隧道；如果我没有路过那条隧道，就不会看到一截已然变形的手指弹落到自己的车窗上；如果我没有看到那一截手指，就不会去参加那手指主人的葬礼；如果我没有去参加葬礼，就不会失去唐方。

整件事情就是这么讽刺，我因为爱上了唐方，所以失去了唐方。

那条隧道很长，不但很长，中途还有个弧形的转角。在发生那件事之前，我只知道这条隧道事故频发，因此每次驰入都格外谨慎。直到和那截手指遭遇，我才发现它还有另外一个绝妙、骇人的用途——那就是毁尸灭迹。

隧道内本来就是限速的，而那时又是下班的高峰，因此每一辆车都以蜗牛的时速慢慢蠕动。我前面是一辆纯白色的本田，车后窗上贴

着几个令所有司机都避而远之的大字“新手上路，请多关照”，于是我刻意和它保持着相对安全的车距。本田车前面的车已经驰出了很远，可那辆车依旧纹丝不动，隧道内的汽车喇叭声响翻了天，听起来一声比一声焦躁。我身后的出租车司机探出头，大声咒骂了句什么，然后试图擦着隧道的边缘超车。本田车的主人估计也被催得心烦意乱，他猛地一踩油门，于是那截原本躺在车轮边缘的手指，被突然快速运转起来的车轮蹭得跳起来，连蹦带跳地飞到我的前车窗上。

我先是听到自己声嘶力竭的尖叫，继而手忙脚乱中和前面的本田车追尾，后面的出租车又与我追尾，紧接着是连续追尾。然后，交警来了，110来了，120来了，隧道暂时被当作重案抛尸现场封锁了。

虽然死者的头并未找到，但警方通过那截手指，很快确定死者是一个名叫宋雯的年轻女孩。凶手将她杀死后又残忍地碎成无数个小块，然后将尸块抛洒在隧道内。从早晨到晚上，川流不息的车轮们呼啸着、一遍又一遍地碾过那些残碎的尸块。若不是那截幸存下来的手指，没有人会发现那些紧紧贴在地上的东西是被碾扁的尸体。我时常觉得，宋雯的怨灵就躲在那截手指里，它在隧道里爬来爬去躲避着车轮，然后瞅准时机，一跃成为全城的焦点。

发生这件事之后，本城所有的汽车维修保养店一下子变得火爆起来，每天都有许多去彻底更换轮胎以及为汽车重新喷漆的人。我就是在其中一家店里，认识了几位和我有着同样遭遇的人——他们都曾在那天经过隧道。

几天后，他们中的一个给我电话，问宋雯的葬礼去不去？其实他们和我一样，都不想去，可一想到自己的车轮很可能曾经碾碎过她的尸体，又一阵阵心悸，想来想去，去拜祭一下总不是坏事。

葬礼那天，各式各样的汽车将那个破败平庸的小区塞得水泄不通，默哀的时候，每个人都默默地走下车，按住喇叭长鸣。在哀恸的喇叭

声里，有些人不由被这气氛感染得哭泣起来，陪我前来的唐方亦发出低低的呜咽。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哭，想不到他是如此多愁善感的男人。

我轻轻拉住他的手，掏出手帕想替他拭去眼泪，然而我却惊讶地发现，他的表情虽然悲伤不已，但他却没有眼泪。唐方发现我在看他，眼神慌乱地收起悲伤，转过脸假意擦擦“泪”，这才掩饰地冲我微微一笑了一下。

我承认，身为八卦杂志的记者，我天生多疑喜欢捕风捉影，凡事都要问十万个为什么。唐方为什么要呜咽呢？宋雯又不是他的什么人，他根本没必要悲伤，更没有必要假装悲伤。他只需要像现场的其他男人一样，低着头摆出肃穆的表情就行了。

唐方这突兀的行为，令我心中生起莫名的不安，而我们的爱情，也从这一天起逐渐走向死亡。

【2】

唐方是个发型师，专门替明星演员做造型的那种。他在圈内颇受欢迎，很多剧组都高薪聘他做发型师。认识他的时候，我正在化妆间采访某个一夜走红的小明星，而他正在替那个明星梳头。

说实话，唐方并不是个帅气的男人。他的个子不太高，身材略显臃肿。身为发型师的他，却剃着干干净净的光头。最不讨喜的是，他说话有点娘娘腔，偶尔还会翘起兰花指。但必须承认的是，他全神贯注梳头时的样子，十分赏心悦目。

采访接近尾声的时候，唐方突然抬起头说：“你的发质很好，最难得是，你头颅的形状、脸型以及五官搭配得很完美，几乎适合任何发型。”

我不置可否地笑笑，演艺圈内油嘴滑舌者比比皆是，我只当他的话是一句善意的恭维。而他之后的话却令我愕然不已：“如果可以，请允许我把你的头当作收藏品。”

望着我惊讶的样子，化妆间所有人都大笑起来。接受采访的小明星笑道：“你别在意，事实上我们整个剧组所有演员的人头，都已经摆在他的收藏架上了。”

后来我才知道，唐方家确实有一个硕大无比的收藏架，架子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人头，当然，那些人头都是他亲手制作的模型。一有空闲，他就从架子上取下一枚，然后皱着眉头，研究这样的颅形、这样的脸型究竟最适合哪一种发型。

原本，我的“头”也会成为他的收藏，只是后来，唐方笑嘻嘻地说：“我改变主意了，我永远也不会制作你的头颅模型，因为我准备将你活生生地收藏，且收藏一生一世。”

我坚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什么人都影响到我们的爱情，即便我的父母十分看不惯他这种娘娘腔的男人，即便他的亲友也十分不喜欢我这种不漂亮又热衷八卦的女人，即便某个暗恋他很久的女演员曾暗中施展各种手段从中破坏，但我们从未质疑过彼此的爱，手牵手甜甜蜜蜜地热恋了三年。唐方每天早晨替我梳头、晚上帮我揉脚，还经常把在化妆间听到的一些绯闻告诉我，唐方是我见过的最温柔最体贴最懂得怎样疼女人的男人。

我从未想过，一截毫不相关的手指，一场扑朔迷离的谋杀，一个未曾谋面的陌生人的葬礼，会给我们的爱情带来致命的伤害。

仔细想来，葬礼那天的事实在不算什么大事，唐方只不过装哭了一下，我完全没有必要为这种事上纲上线，或许过段时间，这事儿也会不了了之。

可是自从葬礼之后，我明显感觉到我们原本甜如桃酥的爱情里，

似乎塞进了什么生硬冰冷的东西。四目相对时，唐方变得沉默寡言，可他又不是彻彻底底的沉默。每当我开口要说什么时，他就会立刻变得滔滔不绝引开我说的任何话题，似乎生怕惯于在采访中“套话”的我“套”出他的什么秘密。

有一次，我随口问道：“糖糖，为什么你装……”

唐方紧张兮兮地打断我：“我没装！”

我顿然愣在原地，然后一字一句地说：“我是说，为什么你装头饰的箱子没在家？我今天想戴那枚淡黄色的发夹，我记得就放在箱子里。”

唐方急忙掩饰地笑了笑：“你一开口我就知道你问什么，我的意思是，我没有把那个发夹装在头饰箱里，箱子昨天暂时放在剧组了。”

我望着他那圆圆的、光秃秃的脑袋，觉得我们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我们必须面对问题。

于是我坦诚地问道：“糖糖，你最近为什么很害怕和我聊天？你到底怕什么？”

唐方起初还想打岔蒙混过关，但他见到我异常坚定的眼神，垂头低声说道：“我怕失去你。”

我扬起眉毛反问：“你为什么会失去我？”

唐方不再说话，提起工具箱出了门。

【3】

或许唐方只是觉得葬礼装哭那件事令他很尴尬，因此不愿提起；也或许是我最近被隧道碎尸案搞得神经紧张过于多疑；或许我们之间所有的不愉快都是源自我的无事生非。无论怎样，我决定彻底忘记葬礼上的事，决不能让这种无聊的小事影响我们的感情。

宋雯的头依旧没有找到，虽然警方成立了专案组，但案情似乎毫无进展。隧道很快便开通了，由于它是本城重要的交通枢纽，因此重新开通后，那里依旧车水马龙，只是我宁肯绕路多跑几公里，也绝不再驰入那条隧道。

惨案发生后，城市论坛上有许多关于隧道的恐怖传闻，比如凌晨作业的清洁工在里面看到一个无头女鬼游来荡去；比如天黑后只要路过那条隧道，车载收音机里所有频道都会失去信号，变成“滋滋啦啦”十分刺耳、十分骇人的声音，以至于后来大家再路过隧道时，都会心照不宣地关掉广播；更有一个出租车司机言辞凿凿地说，有次他驰入隧道后，虽然关闭了车内的收音机，但没有关掉手台，他一边用手台和车队的同行聊天，一边在隧道中穿行，突然手台的信号断了，一阵滋滋啦啦的噪音后，里面隐约传来模糊的声音：“我的头……在……上……”据说当时在车内的乘客也听到了，那司机被吓出一身冷汗，冒着被扣分的危险一路疾驰，并且从那天后再也没有开过出租车。

不久之后，一些灵异爱好者专门搜集了路过隧道时广播中的噪音，然后对音频反复调试，终于在某个音频段将那些噪音翻译成一句完整的话：“我的头……在架子……上……”

得知这一传闻后，我第一反应就是——唐方的收藏架！

唐方的房子是复式的，他的收藏架就在二楼那个最大的房间里。房间里放了很多排架子，就连四周的墙壁上也钉了很多层木板，唐方制作头模和设计新发型都在这个房间。我很少进这个房间，一则是因为我不想打扰唐方工作、也担心自己笨手笨脚不小心碰坏了什么东西，二则，我实在不喜欢那个房间。唐方不但是个优秀的发型师，在雕塑方面也颇有造诣，他所制作的头模个个栩栩如生，每次走进，望着满目头颅，都会令我脊背发凉无法呼吸。虽然我很少踏足，但我分明记得这个房间是不上锁的——他家除了防盗门以外所有的门，都不上锁。

然而当我听到这个传闻决定壮着胆子去一探究竟的时候，却发现收藏室的门上赫然多了一把明锁，看来，唐方果真在这里隐藏了什么，或许他所隐藏的，就是宋雯的头颅。

从那以后，我便夜夜噩梦。梦中是凄冷的夜，我一个人开着车穿梭在城市的街道上，我习惯性绕过那条隧道，想从别的路回家，可我怎么绕，那个黝黑硕大的洞口总是嘲弄着出现在我的前方。眼见着夜色越来越深，街道上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我一个。我擦擦额头的冷汗，然后咬咬牙，猛地一踩油门，钻入了隧道。隧道内的路灯忽明忽暗，路前方地面上那些不规则的黏贴物也随着忽隐忽现。我小心翼翼地绕过那些“不明物体”，口中不断念着“阿弥陀佛”。就在我快要驶出隧道的时候，突然发现副驾驶的位置上坐着一个如纸片一般扁扁平平的人。那人向后探过身子，从我的后座上拿起一枚圆圆的人头，慢悠悠地装在脖子上，可一连装了好多次，头都又摇摇晃晃地掉了下来。最后，她叹口气说：“唉……没办法了，身子都被轧扁了，撑不起这么重的头了……”

每次从噩梦中醒来，我掐着咚咚作响的额头，都会思考一个令人痛苦的问题：“如果唐方真的是杀人犯，我会告发他吗？我还会爱他吗？”

理智和情感剑拔弩张，“会”和“不会”扭打成一根悲凉的麻花。

【4】

自从唐方说了那句“我怕失去你”之后，他就似乎在故意要“失去”我。那天之后他就没有主动找过，明显在刻意疏远我，有时候我听到脚步声，凑到猫眼去看，却只看到他迅速闪身进门时生冷的背影。

唐方真的生气了，唐方不爱我了。

每每想到这些，我的心都会紧巴巴地皱在一起，那一刻我便深深地明白，就算唐方是十恶不赦的杀人恶魔，我也会一如既往地爱他，我可以没有公德心，我可以没有良心，甚至我可以没有生命，但我就是不能没有唐方。

后来的某一天，我在唐方的门口遇到三个警察。我看了看他们，问道：“这户人家出了什么事吗？”

警察中有个年轻点的，很严肃地说：“我们找住在这里的人了解点情况，关于杀人……”

这时一个年长的警察打断他，然后笑着说：“没事儿，查户口的。”

我礼貌地回应了一个笑容，然后转身进入自己家，将耳朵紧紧贴在防盗门上。只听那年长的警察低声训斥到：“我看你根本不适合当警察，你应该去那些乱七八糟的杂志当记者，怎么那么多话啊你！我们只是来找唐方了解一下宋雯生前的情况。他是死者五年前的女朋友，犯罪嫌疑也被我们排除。你那么多嘴，万一让邻居误以为唐方是我们重点怀疑的杀人犯，那不是平白无故给人家添麻烦吗？回去写检查！”

我记得唐方提起过，他五年前曾经有过一个女朋友，当时我并未放在心上，都是成年人，谁能没点过去呢？我没想到，他那个前女友，竟然是宋雯！可唐方为什么要瞒着我呢？想到这里，我的心一沉，颓然地坐在地板上，脑中一遍一遍浮现出葬礼上唐方装腔作势的哭泣和掩饰的笑容，一切都有了合理的解释。

唐方认识宋雯，不但认识，他们还曾经是关系密切的情侣。即便已经分手，又有哪个人看到自己曾经的爱人遭此横祸，还能无动于衷呢？

葬礼现场一定有宋雯的亲友，那些亲友中肯定也有认识唐方的人。唐方不想让他们看到自己毫不悲伤，于是才假装哭泣，他是哭给那些人看的。

可是，唐方怎么能装哭呢？面对自己曾经深爱过的女人，面对这样惨烈的死亡方式，他真的就不悲伤不难过么？他的心是铁打的么？或者他是杀人凶手……

如果他是凶手，他又为什么要杀死宋雯？

是怕我知道他们的恋情？我是那么不通情理那么小气的人吗？

或者，多年后他才发现宋雯知道他的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并拿来威胁他？

又或者，是宋雯拉着一个五岁大的孩子找到他，说那个孩子是他的？

再或者，是宋雯多年后突然想吃回头草对他百般纠缠？

还或者，宋雯也是一个头部骨骼和脸型十分完美的女人，分手后唐方苦苦寻找了五年，可再也找不到那么完美的头模了，于是干脆将她的头颅收藏起来……

……

我把一个八卦杂志记者所能联想到的一切理由都想到了，仍旧是一头雾水。

【5】

和唐方的冷战持续了一个星期后，我终究按捺不住，主动按响了他的门铃。

和前些日子相比，唐方憔悴了许多，但他并没有像我想象中那样一脸冷漠，而是激动地抱起我在客厅里转了好几个圈圈，嘴中一直喃喃着：“我以为你再也不理我了……”

我轻轻从他怀中挣脱，问：“我为什么不理你？”

唐方一脸窘态，他低声说：“我又不是傻子，自从那天从葬礼回

来后，我就感觉到你变了。我知道那是为什么，因为你看到我哭，却没有看到我流眼泪，你认为我很虚伪。”说到这里，他顿了顿，然后长长呼出一口气，继续说道：“其实宋雯……也就是凶杀案中被害的那个女孩，其实是我以前的女朋友，很抱歉我瞒了你这么久。”

我假装刚刚得知这件事，故意做出惊讶的样子：“你故意瞒着我，是不是因为你心里还有她？说，你们到底是怎么分手的？”

唐方看起来似乎并不愿意提起往事，但他知道以我的性格一定会追问到底的，于是只好含糊其辞地说：“因为我在她母亲的葬礼上，没有表现出悲伤，她觉得我不够爱她，所以才不会爱屋及乌。”

“就为这个？”

唐方犹豫了一下，继续说道：“她在这件事上纠缠不休，然后逼问我，如果分手，我会不会难过。我说会，可她不信，非要分手试试，于是她真的和我分手了。分手后，她坚持认为我根本没有感觉到难过，于是我们一直都没有和好，就这样真真正正地分了。”

我皱起眉头：“当初你们分手时，你没有真的难过，那么她死了，你觉得难过吗？”

唐方琢磨不透我想要怎样的答案，他不知自己该点头还是摇头，只好不知所措地站着。过了良久，他才悲凉地说：“其实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不是吗？”

我抿抿嘴唇，突然问道：“那，如果我和你分……”

唐方突然扑过来紧紧抱住我，他的身体微微颤抖着，说：“不要问这种傻问题，永远也不要……”话说到一半，他的声音已经哽咽起来。

我悄悄侧过脸，抬起眼，看到唐方的眼睛里干巴巴的，心不由一点一点地沉了下去。我没想到自己深爱的男人是如此虚伪。或许他爱的不是我这个人，而是我的头发、我头颅的形状；或许有一天当我执意要和他分手时，他会将我的头颅摆在收藏架上，就像宋雯。

我不想打草惊蛇，更不想激怒他。

我假意靠在他的怀中软语温存，心中却盘算着怎样打开他那间收藏室的门。我想要一个真相，不是为了协助警方破案，而是想给自己一个答案。

那天离开的时候，我踮起脚轻轻吻了他的唇，那一刻，我看到唐方眼中荡满了幸福，而我心中却不确定这幸福是不是装出来的。

我半开玩笑地问：“说实话，我真想知道，你真正哭泣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唐方脸上的幸福立刻凝固了，他的眼睛里多了一种我无法理解的情绪，像是愤怒，像是痛苦，又像是悲伤和失望。

他微微攥起拳头，问：“你真想知道？”

我假装没心没肺地笑着：“骗你的，好好的，我怎么舍得你哭呢！”

【6】

表面上看起来，我和唐方已经和好如初，甚至比以前还要甜蜜。可我们都知道，我们谁也无法真正回到从前，我们无法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地说笑打闹、开一些恶俗的玩笑，我们的爱情里埋了地雷，多了一份小心翼翼，两个人都怕一不小心说错话踩到雷区。

那段时间唐方异常忙碌，每天从剧组回来后，他就一头钻进收藏室，一呆就是两三个小时。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到底在忙什么，他却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

在那之后的第三天，唐方跟着剧组到郊县去拍外景，我终于等到了一窥究竟的机会。

我找来锁匠，打开了收藏室的门，然后拿着事先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宋雯的照片，在满屋子的头模里细细寻找相似的面孔。

和服装店里的那些普通的假模特不同，唐方做的头模都十分生动，有的一脸微笑，有的在俏皮地眨眼，有的又是一副高傲的模样。我强忍着心中的不适，目光掠过那一枚枚表情各异的脑袋，直到眼睛酸涩，我才发现了一枚可疑的头颅。

那枚头颅放在收藏室最后一排架子上，之所以说它可疑，是因为和别的头模不同，这枚头颅是面无表情、不，是表情呆滞的，如死人一般。她半张着眼睛，微微垂着嘴角，脸庞看起来是皱巴巴的青灰色。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和照片上的人仔细对比着。由于照片上的宋雯是微笑着的，而且面目并不清晰，而架子上的头颅却是一张死人脸，因此我并不十分确定它们是不是同一个人。

或许……摸一下就知道了，毕竟真正头颅和假头模，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我战战兢兢地伸出手，慢慢伸向架子。就在这时，那张脸庞上的嘴角突然微微抖动了一下，似乎是在笑。她如此一动，一股污浊土黄的液体从嘴角流了出来。

我尖叫一声，慌不择路地冲出收藏室，冲出唐方的家，然后靠在门边大口地喘气。

是真的，一定是真的！

就在我惊魂未定时，突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尖叫着推开那人，定睛一看，是唐圆，唐方的姐姐。

唐圆不满地撇撇嘴：“干什么呢，一惊一乍的！”

我忐忑地说：“姐……”

“我可不是你姐姐。”

“好吧，”我说：“唐姐，你来找唐方么？他不在。”

唐圆说：“我是来找你的。”

我一听，心中愈加不安了。他这个姐姐一直不喜欢我，确切说，